

映泉
著

霸王

万国荆山

第一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楚王

第一卷

楚国荆山

映泉 著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王/映泉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54-3658-0

I. 楚… II. 映…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1465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50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83.25 插页:6

版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3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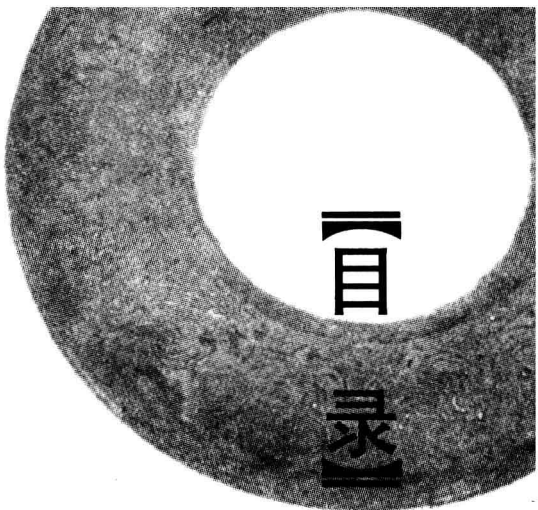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 套

定价:98.00 元(三卷)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熊渠老死古城，熊延杀侄篡位·····	1
第二章	天象有异主吉，熊陶寻宝进山·····	10
第三章	熊祖遗嘱卜家传，楚君露脸增忧思·····	24
第四章	宝玉唤起王者梦，诸侯使者汇古城·····	31
第五章	卞和献宝获刑，使臣覬觎被杀·····	42
第六章	公子庶人盟誓，蚡冒受气身亡·····	55
第七章	王子任性惨死，熊通僭越称王·····	70
第八章	宫女下嫁苦人，卞和护宝藏身·····	84
第九章	熊通迎娶大国女，才人回宫遭冷落·····	101
第十章	楚王摆阵树威望，卞和当众拆谎言·····	112
第十一章	宴宾客殿楚雄威，新夫人大国气象·····	122
第十二章	拜娘舅申国寻衅，观北方野心膨胀·····	138
第十三章	灭权国遗老复辟，平叛乱斗缙遭屠·····	155
第十四章	攻随国意在天子，老曾侯大国梦残·····	177
第十五章	子贲心灰意懒，卞和惩妻正风·····	192
第十六章	熊通加冕古城，巴子意聘邓国·····	201

第十七章	下聘礼半途遭劫，图报复邓鄧惨败·····	211
第十八章	观丁父被逼顺楚，屈将军战败自裁·····	221
第十九章	武王征途谢世，文王深山剖璧·····	240
第二十章	申叔献姬邀宠，子贲云梦忘情·····	256
第二十一章	保申鞭笞楚王，鬻拳拔剑劝谏·····	277
第二十二章	国母整肃后宫，丹姬怒斥申侯·····	290
第二十三章	邓曼婉言训子，一代巨人起立·····	306
第二十四章	伐申借道遇险，邓侯心慈失威·····	322
第二十五章	太夫人以命助前线，彭仲爽代刀灭娘舅·····	335
第二十六章	息国君娶妻惹是非，蔡献舞贪色耍手腕·····	348
第二十七章	君臣设计取两国，息妫贪生嫁驼背·····	363
第二十八章	蔡侯成囚受侮辱，熊贲设宴酬老姨·····	380
第二十九章	不择手段申侯贪财，大彻大悟献舞得道·····	398
第三十章	刚正执法冤喜无私，出征带儿文王受罚·····	420
第三十一章	失那处閻敖被诛杀，得败绩君主难回城·····	434
第三十二章	效父王熊贲死军中，显忠贞灵前添英魂·····	451



第一章

熊渠老死古城 熊延杀侄篡位

荆山深处有条河，叫沮水；沮水岸边有座城，叫临沮。

临沮，濒临沮水之意，是一个古老的侯国。

临沮侯国起始于商王朝或者更早，自古蜷缩在荆山深处，与外界少有来往。不知什么时候，侯国被楚熊氏取代，成了荆楚悄悄发展的根据地。周成王封楚人老祖宗熊绎食子男之田、居丹阳之时，楚熊氏就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荆山蛮荒而诡异，周天子制礼，诸侯遵循，蛮荒中的楚熊氏与周礼甚远，被天子视为荆蛮子。周昭王曾三次亲征，想的是先降服而后教化，不料自己淹死于汉水，周朝便与楚熊氏成了公开的仇敌。

荆楚到熊渠时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熊渠以临沮为中心，杀出荆山，拥沮漳，控江汉，征庸国，服扬越，短短十几年，江汉间唯楚为大了。

他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

荆楚，是天子骂楚人的话，他梦想建一个国家，干脆就叫楚。

他封三个儿子为王。这意思是，周天子只能跟他的儿子们同辈。

周厉王即位，以暴易暴，而这时，熊渠发现自己老了。大儿子死了，二儿子三儿子不和，怕周天子祸及楚人，不得不悄悄去掉王号。

本故事开始，正是他风烛残年即将谢世之时。

连续好几年冬暖如春，这年却一反常态，入冬就大雪不止，绵绵数月。这座城就被严密地封锁在森林里。初春了，大雪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肆虐。于是在那个城堡周围小圈子范围里，占卜者传出流言，将有大事发生。

黑黑的屋子里，不时地传出老牛被宰割似的凄凉叫声，那是老王在挣命，让人揪心断肠。

熊渠已经病卧床上数月，突如其来的寒潮正加速着他通向死亡的步伐。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去，眼睛瞪着门那个方向，焦虑地期待儿子们到来。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昏花老眼已经直直瞪了好几天，他有重要话对他们说。给儿子





们已经送了信，从大道的远处到城门直到寝殿床边，每道关口每个门口都有人候着。可是，儿子们却像气化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有过三个儿子。

老大熊毋康是法定的接班人，被父亲封为句亶王不久就死了。老二熊挚红跟着父亲南征北战，一直杀到长江下游的鄂城，曾被老王封为鄂王。老大一死，他就盼望着即位，老王却又不肯离开人世，便跟老三熊挚疵闹起了矛盾。老三熊挚疵天生残疾，在打下扬越之后曾被老王封为越章王。老王同情老三，让兄弟俩的矛盾加深，反过来又牵进了老王。两人相争，互不来往，以致将风烛残年的老王置之脑后，让他死时也不得安宁。

“皇天啊，这就是我熊渠的下场吗？……”熊渠喃喃自语。

空有满腔豪情却到了生命的尽头，乃伟人的第一大悲哀。想当年，英雄壮举引来诸侯与楚人为敌，天子也视楚人为第一大隐患，面对这巨大的压力，他仰天长笑。无奈时也命也，尽管他一生不曾停歇，楚人扬眉吐气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而且他看不到实现的那一天了。这叫他死不瞑目！

更可恨的是儿子们不露面。这让他伤心不已，昏花老眼里淌下了两行老泪。两个儿子不和，这是他这位老英雄所始料不及的。

白天在等待中过去，夜又已经很深了，北风越刮越紧，熊渠越来越冷。为他禳灾的巫师们的歌唱成了送他上路的挽歌，沉闷的鼓声有气无力，他感觉血液已经难通他的下肢了。卧房内外虽说都有灯烛，床边都围着大火，他望着却如鬼火飘忽，身边除了男女内侍，只有个随他走南闯北的贴身武士在殿内走动。

熊渠的眼睛这时投向了武卞。无论天气多么寒冷，这位武士还挺立在门口，眼巴巴地等着两个小王子归来。看来儿子们等不来了，熊渠当机立断，叫武卞来到身边，挣扎着说：

“武卞哪，现在我才看清了，普天之下，能够信任的也只有你了。我活不了了，死倒不怕，只是有事没了。这两个孽种不会来了……”

武卞说，再等等吧，他们会回来的。

熊渠笑了一下，笑得凄惨：“你听我说，我有东西给你。”

忽然他的眼睛瞪得溜圆，仿佛又要爬起来出征。武卞使大力才把他扶起来，在他的身后塞上枕头半坐着。熊渠在床的里侧使劲掏着，掏出一个包袱，很郑重地说话了：

“武卞，我等着两个儿子来到，是有话对他们说，还有东西交给他们。看看这两个儿子，也不是成大气候的材料，给他们，只怕坏了大事。现在我交给

你，你赶快走。你要向我保证，世世代代保存好，要拼了性命舍了家保存。你的主人有心事，这就是建国，建立一个楚国，使楚人有自己的国家！可现在，我办不了了！直到有一天，真正能够让楚人建国的君主出来，它就会现形。那时你就交给他。假如你这一辈子等不到，也要嘱咐儿孙，告诉他们我说的话。有它在，就有楚国！……”

武卞摸摸包袱里的东西，仿佛是一块石头，觉得这事儿太玄，怎么可能是什镇国之宝呢？但他不能对主人表示怀疑。熊渠注意到了他微妙的表情，挣扎着继续说：

“武卞啊，我没有糊涂，到时候你会明白的。你要你的后人记住几句歌谣：‘荆山有宝，蓬蒿没腰，宝玉现形，地动山摇。荆山有玉，顽石裹藏，宝玉现形，拥者为王。’记住了吗？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我的话就只这么多，你快走吧……”

老王说着，慢慢地歪了下去。

武卞看见老王如此模样，也止不住伤心。老王待他如亲子，他不愿在老王最需要人的时候离开。因为接班人未定，宫廷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都料不定的。倘若熊挚红和熊挚疵仍不来，自己一走，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熊渠喘息一会儿，待定下心神，吃力地抬起只剩下骨头的胳膊，招招手，从帐后走出来一个粗蛮女子，那是熊渠身边的女侍。他指着那女子说：

“跟她一起走吧，去成个家生儿育女，让后代也记住我的话。”他摆摆手，“你们快走吧，连夜逃走，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闻着了刀剑的腥气，听见了铠甲的声响，造反者正往这里赶来了，等我一死，他们就会露面，那时你想走也走不成了。人在东西在！”

武卞见那女子身背着包袱，便知老王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手。他对老王的话从来是言听计从的，这时却实在不愿离开。老王“嗖”地从枕下抽出一把剑，突然指向了他的喉咙。但紧接着，那把剑就掉到了地下，剑尖撞着石头地面飞起点点火花，倒地时发出好大的金属声响。武卞明白，再不走老王就要杀了他。他呜咽着给老王磕了个头。老王还在说话：

“把这把剑带上，送你了……”他指了指挂在床头的剑鞘。

武卞将剑鞘取下来，手在发抖。在他，这把剑要比那块石头重要得多。他知道这把剑的神奇。

这把剑是一位高人专为老王铸造，据说费时三年。

荆山，外部世界看着尽是凶险，可有谁知道，这里却是英雄豪杰们的避风港。多少奇人老死山洞不留姓名，多少怪人创造出了惊世杰作。这把剑就是佐



证。那人专门求见大王，说是献剑。他将剑送给老王时说：

“这是一把王者剑，它会助您建立楚国，会为您成就霸业。”

老王见这把剑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骂那人欺君。可那人说：“大王，您看看它有多锋利吧。”说完那人就用这把剑砍了自己的头，头掉下来了，身子却还立着，剑还在手中。老王这时才认真看这把剑，只见它放射着冷飕飕的青光，夜晚凑近灯光时灯火不亮。老王后悔慢待了这位高人，命令所有人打听这人是哪儿的。好久之后才有人对他说，那人也是熊家老祖宗祝融的后人，一直隐姓埋名在荆山一个洞里，毕生研究宝剑的铸造。为了这把剑，耗去了那人的所有。到底是真是假？老王倒深信不疑。

从此以后，老王南征北战，这把剑从不离手，将士们只要看见老王拿着这把剑，就知道必胜无疑。王者之剑人人皆知，包袱里的东西却从没听说过。老王现在把这么宝贵的武器送给自己，武卞意识到包袱里的东西多么重要。他只好背起那个装着块石头的包袱，带着女子出门。老王又叫住了他：

“从侧门！”

熊渠相信，武卞是他最能依靠的人，即使叫他死他也会毫不犹豫，他一定能够做到的。

武卞出了寝殿，发现殿外一片火光，那是许多人举着的火把，火光映红了殿外的墙壁。禳灾的巫师们早就没唱歌没敲鼓了，他似乎听见了刀剑的声音，便知道老王判断正确。这是谁的队伍？要干什么？他判断不了。但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有人抢先封锁了大殿。他不能保卫老王了，现在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护背上的包袱。

他不敢露头，正想着如何出去，一阵马蹄声如闷雷滚响，随着有一大队人马冲进了殿外的院墙大门，往寝殿奔来了。若是往常，擅撞内宫就是杀头的大罪，就该他来管。但现在顾不上了。他拉着女仆闪到一个黑暗的墙角，看看到底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城内之城住着楚君，楚君的内殿门是茅门，任何人都不得驱车或是骑马冲击茅门，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带着队伍冲进大殿？

没一会儿他就认出来了，冲进来的人马是老二的队伍。看来封锁大殿的既不是老二也不是老三，而是另有其人。武卞没看清守殿的是哪路人马，却看见冲进来的队伍中出现了老二熊挚红。

熊挚红守在城外，为的防备老三突然来了，却不知城内另有人控制了局势。接到信说有人控制大殿，他担心老父亲可能已经断气，也不知殿内的底细，害怕有人篡权夺位，便冒着危险赶来了。殿外是谁守着顾不得过问，就直

冲父亲的寝殿。他急急下马，飞奔到父亲的床前。他见到的却是瞪着昏浊双眼的尸体，那眼角还挂着泪痕。

熊渠扫荡江汉的英雄业绩，如明亮的星斗划过黑暗的天空，加速了死气沉沉的周王朝的崩溃，也给了后世以永久的怀念。然而他自己，却无力征服几个儿子，更无力征服死神，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熊挚红首先抢到的是代表王权的玉符，然后大叫武卣。叫了好几声没有人应，再问内侍，内侍说，老王交给武卣一件东西，说是楚国的宝贝，武卣就带着一位侍女跑了。

“那把剑呐？”

“大王给武卣了。”

那把剑同样是熊挚红最为看重的，有剑就有胜利，什么荆山之宝他没听说过，即使知道，也不可能比那把剑更为重要。他猛地拔出剑来，命令紧闭殿门，无论如何要将武卣抓回来。

不幸他刚刚走出内殿大门，就被举着火把的上千武士拦住了。这时他才注意，守卫在殿门的是叔叔熊延的私家部队。延，按楚人的规矩，只有即位成了楚王的才能姓熊，延以后当了楚君，便称他为熊延了。但此时他还不能姓熊，为了叙述方便，提前称他为熊延。

熊延觊觎楚君的位子已久，假如两个侄子是块材料，他也不会让当王的欲念膨胀。眼看两个侄子难成气候，便决定取而代之了。兄长病重，侄子兄弟俩互相斗气不来探望，正好给了他篡权的口实。他以守候楚君寝殿为名，悄悄布置好一张大网，单等两个小子往网里钻。果然，熊挚红只在防备弟弟与他争权，却疏忽了叔叔的存在。等他从大殿出来时，茅门以内的院子里有上千火把，将大殿周围照得一片通红，全副武装的武士人人都刀剑出鞘，厚厚的藤甲遮盖了眼睛，气氛十分紧张。他心里慌了，问他们是不是要造反。

黑压压的武士闪开一条道，对面现出了叔叔熊延。熊延一副散淡打扮，背着手从大殿对面走过来，脚踩厚厚积雪的“扑扑”声显得无比威严，无比恐怖。平时和蔼的面孔此时板着。到了离熊挚红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冷冰冰地问他：

“我王病重弥留之际，天天盼他的儿子探望，你在哪里？”

“我，我……”熊挚红就在城外不远，可他不能如实回答。

“茅门以内任何人都不得冲撞，你好大胆子！竟然骑马带队闯进来，为什么？”

熊挚红更答不上来。谁先占领这块地方谁就有了主动权，因此熊延可以质



问他拏红，而拏红却不能质问叔叔。熊拏红这时如梦方醒，真正的威胁不是弟弟，而是这位一向对他关怀备至的叔叔。他的一切都被叔叔冷眼注视着，自己却蒙在鼓里。好在熊延并不需要侄子回答清楚，他大骂熊拏红上对父王不敬，下对兄弟不爱，身负着楚国的前程却当儿戏。最后他大声问：

“这样的人能够当楚君吗？”

“不能！”武士们同时吐出了这两个字。

熊拏红还要说什么，但来不及了。熊延轻松地挥一下手，转身走了。武士们就如潮水杀了过来。熊拏红也曾带过部队冲锋陷阵，尽管他武艺出众，却抵不住铁桶似的包围。他的战士装备着征伐外敌的武器，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没有熊延的部队精良，再加他没有防备内部有变，打起来不是叔叔的对手。等他气力耗尽，一剑捅进他的心脏，最后看到的是雪地黑压压战士的尸体。

一场残酷的拼杀进行了好久，熊拏红带的兵士全部被杀，熊延的武士尽管死伤严重，却并没有死尽，而且不断地有人参与进来。熊延进到大殿，站在哥哥的遗体前。眼瞪着曾经威名远播的哥哥死得如此之惨，他说不出个所以。他的武士们都围到了他的周围，等待他下一步命令。他冷冰冰地说：

“殿内所有人一个不留。”

随着这一声，寝殿开始了第二轮屠杀。当带血的剑从武士们的剑鞘拔出来时，老王身边的男女内侍一齐奔上前给熊延跪下，明知没有用，本能却驱使他们作最后的努力。没有了老王，他们只有求熊延给他们庇护。但没等他们开口吐一个字，刀剑就向他们劈来刺来了。这些有丰富的经验的杀人机器没有同情，只有杀人的快感。有人在奔逃，有的在号哭，武士们竞相追杀，如围歼猎物。熊渠床前的灯火忽明忽暗，那是刀剑挥动扇起的气流。

不要多长时间，男女几百口子，全部死在刀剑之下。这些被老王一个时辰前还关照着的老少男女，都在短短时间里全部成了刀下冤鬼。而熊延居然没有挪动一步。见武士们都到了身边，再无哭喊声，床前的灯火也趋于平静，他就知道全部解决，然后再下第三道命令：

“抓住武卞！”

熊延与熊拏红动手的时候，武卞才弄明白老王弥留之际，古城里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他手执着那把无敌剑，拖着老王塞给他的妻子，一边跑一边与人砍杀。好在大殿院内正在互相厮杀，围他的人不多，凡是碰上他的，无论什么人，都死在他的剑下。那把剑与他的手浑然一体，指向谁谁死。他觉得身手比往常矫健了十分，杀起人来痛快无比。尽管这样，也费了好大劲才冲出了宫

外。

跑出内城，又冲出外城，抄小路跑到了山半腰。正想喘一口气，只见背后火光闪耀，照得前面的白雪忽闪着光芒。这说明，宫里的杀戮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是追他来了。他不敢迟疑，拖着那个姑娘亡命地奔跑。但追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伴随着命令他停下来的喊话声。追杀的人越来越近，有人发现了他，一声喊叫，散乱在四边的杀手都聚集过来。他不得不跑一段路，让姑娘往前跑时，回转身来与追兵拼杀一阵，然后再追上姑娘跑一阵，就这样反复着。雪天的夜晚，只见刀剑的闪光，黑影的扭打，北风中夹着金属的碰撞声。在他的身后，倒下的人组成了黑色的路标。

眼看无力杀出重围了，一个意外的情况使他们得以绝处逢生。

从树林里突然冲出一支队伍，迎着追兵对打起来。原来是老三熊挚疵的队伍赶到了。

老三的部队离得也不远，只不过害怕二哥才躲得远远的。接到报告说宫廷里杀起来了，他就知道一定是叔叔先下手了。只要叔叔下手，二哥远不是他的对手，便命令队伍杀过来帮二哥一把。尽管叔叔在兄弟相争中一直偏向他，但此时，叔叔这是不折不扣的僭越行为，他必须大义灭亲。他根本不知武卞这回事，却无意中帮了武卞。

武卞趁此机会拖着那个女仆跑进了密林中。两支队伍在雪地里拼杀，白雪中倒下大片黑色的尸体。天渐渐地亮了，忽然有人喊住手，两支队伍便各自退到了一方。

喊话者是熊延。队伍闪开一条路，熊延骑着马在雪地里跌跌撞撞跑过来，嘶声哑气大叫着挚疵的名字，到了他的队伍前沿才停下来，要侄子出来说话。老三的队伍也闪开一条通道，一匹马缓缓走上前来，马上坐的是驼背跛脚的熊挚疵。

熊延带着遗憾的腔调说，楚君病重期间，你们兄弟俩看都不看一下，但这并不怨他熊挚疵，而是挚红太不像话。现在挚红已经按照先王大法被杀了，希望小侄回来即位，带领楚人振兴。熊延说着就下了马，带头给他跪了下来。

他身后的所有人都都跪下，请新君回殿即位。

熊挚疵身有残疾，却心智不差。闻听父亲和二哥都已不在了，就大哭不止。此时天已经大亮，遥望着山下的楚宫，他心如刀绞。他用马鞭指着熊延，高声喊道：

“叔叔，你以下犯上，刀在你的手里，你哪里是要我即位，分明是要斩草除根。父亲，孩儿不孝，不能到你床前叩头了。熊延，从此以后，我们再无叔



侄情义了。楚国的臣民们，我才是真正的楚君，有愿意跟我走的，就跟我再建一个丹阳。愿意留下来的也不勉强，我们走！”

说完他转身，带着队伍走进了密林中。

这支队伍往西南进发，翻过隔断楚宫视线的那道山垭时，他们都不自觉地停住了，遥望着家乡舍不得就这么离去。在他们停顿期间，又跑来了许多武士，他们不是来追杀的，而是要追随真正的楚君。熊挚疵率领所有人跪下，哭着遥向楚宫拜了几拜。从此以后，他要祭拜先王时，就在夔国的丹阳举行仪式。夔国后来终于在不在祭先王的罪名下被灭掉了。此是后话。

武卞跑进了深山老林，却并没有跑远。他扎进了密林中。他望得见楚城，别人却望不见他。他们躲进了一个山洞，解开那个包袱，却见老王交给他的，果然就是一块怪模怪样的石头。这种石头荆山到处都是，他忍不住伤心，呜呜哭了起来，哭了好半天。

老王配给他的妻子挨他坐着，望着那个石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太冷，他们相拥而坐，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断定老王死了，说，就在这里安家？她说，听你的。于是他们便以这个山洞为家，砍树割草，要将栖身之地弄得舒服。

一日夜，武卞被惊慌的妻子摇醒。他睁开眼睛，只见妻子张着惊恐的大眼，说不出话来。他猛坐起来，才意识到洞内是亮的，而光源正是那个丑陋的石头，它发出了幽幽的光芒。原来老王并没有糊涂，交给他的果然就是无价之宝。他爬起来，扯起妻子，一起向古城那边磕了一个头，并发誓说，世代一定要捍卫楚国的镇国之宝。

他遵照老王的嘱咐，隐姓埋名，跟那女子成亲生子，开辟田园。但他时刻注视着楚君的动向。好在熊延并不知那块石头，也不知那把剑，所以也没有继续寻找武卞。

武卞在每年岁末时就到岩边向楚城磕一个头，尽管熊延不是老王的嫡传，可毕竟是楚人的血脉。他希冀楚君能够如老王一样振起，那样他就可以将这块石头献给楚君，自己再跟着驰骋疆场。不幸熊延未能如熊渠那样开疆拓土，只是为自己的地位稳固大做文章，最终也不见楚国有一寸土地的长进。

武卞那双握剑的手现在成天捏锄，骑马的身子必须弯着，驱着老牛犁田。残酷的岁月如流，他盼昏了眼，盼躬了背，盼得白发苍苍，没事的时候就拿出那把剑凝视着，耳边似乎响起厮杀声，胸膛间涌起阵阵波涛。不幸直到他老死，也不见荆楚有一点起色，那把剑终究没有派上用场。有一样他倒是没辜负

先王的嘱托，那就是他与女侍生了一大窝儿女。当明白自己再也活不到楚国振兴的时候了，只好在死前把老王的嘱托向儿子们传达，并告诉他们，要一代一代地坚守下去，荆楚的起死回生一定会来临的。

临终之际，他要家人把他葬在能够望见王城的地方，说要看着楚人立国，威风再现。一家人都围着他，他对他的一群儿孙嘱咐说，要世代读先王，要世代练武，真正的楚君出世，要随我王出征。尤其重要的，他拼全力吼道：

“要忠于楚王，不得起异心！”

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王剑在手，至宝在身，是可以取而代之的。他害怕子孙有人走这条路，因此直到最后才把这话喊出来。

武卞死了，后人以名为姓，都姓了卞。那块石头是祖宗所传，卞氏人家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传递，一代一代地习文练武。可是，能够带领楚人立国的君主一直没有出现。谁都不知那块石头到底有什么用，也不知要传到什么时候。但他们相信，老王的在天之灵有一只眼睛照着他们，不能违背老王的嘱托。不幸的是王城不但没有振兴之象，后来楚君和他的王亲们反而都搬走了，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王城只剩下几间屋子。

倏忽间一百来年过去了。荆楚又经十一个君主，到了熊眀掌权的时候了。百多年来社会动荡，周天子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楚人以荆山为根据地，开濮地，征扬越，繁衍人口，虽说每个楚君都有业绩可谈，但在开疆拓土上却没有熊渠那样的起色。在周天子耳朵里，荆楚是个虎狼之地，楚人只是一个概念，是与虎豹豺狼一起生活在大山里的野兽。熊渠威震荆山扫荡江汉的英雄业绩一闪而逝，成了隔世的传说。

直到有一天，那块石头开始作怪，楚君找到先王奋斗的荆山深处来了，才使熊渠的梦想开始延续。



第二章 天象有异主吉 熊胸寻宝进山

周平王三十年。楚蚡冒熊胸十七年。

这是一个平淡的春日晚上，楚君熊胸正在内宫享受美酒佳肴，一边让几个女子洗脚捏肩。他的年纪并不大，才四十来岁，却已是一副老态。色欲与养尊处优使他怕风怕雨，楚人的发展进程也就随着他的身体状况而停滞了。

此时正是北方各国迅速发展的时期，荆楚地处蛮荒，天子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无暇顾及南蛮，楚人便如野草一样自由生长着。自熊渠至今，所有楚君都被楚人尊称为“王”，反正北方也不知道。熊氏宗亲散乱于荆山内外，控制着这一方水土，熊胸算是部落的首领，被自己人称为“大王”，不过也只能偷着叫。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搬出了大山，住的地方背靠荆山，面向江汉。

忽然公子通一阵风闯进来了。熊通是熊胸的弟弟，脸上还没有脱离稚气。内宫任何人不能擅闯，熊胸却对弟弟从来都不加约束。他知道熊通闯进来定有要事，赶紧坐直身子，睁开眼睛问发生了什么事。他发现熊通脸上是惊恐之色：

“哥，快出去看看吧。”

“什么事？”

“出去你就知道了。”

熊胸趿上鞋就往外走。出了内殿，见高台上站着许多人，都望着西北方向。他问怎么回事，占卜师说：

“您看，荆山出现紫光。”

果然，只见荆山那边的天上一片紫红光芒，那红光如烧红的铜溶在荆山那边的夜空。向来稳沉的熊胸，面对那震撼人心的红光也感到身上发冷。占卜师过来，躬身站在他的面前说：

“大王，这紫云出现许多天了。典籍上说，古者有宝，名荆山之宝，藏于荆山，有宝现形，拥者为王。这是祝融之火，火亮主国兴。只怕我楚国振兴有日了。”

“原来它果然应验了……”熊胸喃喃说道。

楚人无国，楚国，不过是楚人自己的称呼，这称呼寄托着先王的抱负。

越过周围的城墙，可以看见城外的原野，这时候尤其感到这地方的狭窄。这是一座古城，坐落于荆山之外沮漳河畔，是某个小国的都城。有城的地方就是一国，天下无邑不是封国，正是当日的风景。早在熊渠时候，这个小国就被楚人灭了，加上水患不断，一到夏季就被包围在水泽之中，城里的贵族就都跑光了。熊洵将它利用起来，成了观望江汉诸国的瞭望台。很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荆山有宝，长大后又在典籍中看到了这种记载，荆山之宝，主楚国之兴，他半信半疑这么多年。忽然听说荆山有宝现形，顿时感到楚国不能这样下去了。

“宝玉现形，拥者为王”，是每一代楚君都苦苦琢磨焦虑等待的东西，它似真似幻，让历代楚君满怀期盼，又饱受心灵折磨。因此楚国养的巫师和占卜者比北方诸国多得多。这团紫云给了他希望，不安和激动交织一起，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快快查清偈语和荆山之宝的出处，弄清一切细节，连夜查，查到后即时汇报。”

从这一刻起，熊洵突然变得年轻而雄健。他高兴万分，激动万分，巫师们都走了，他还站在那里做着振兴楚国的春秋大梦。楚人，在北方大国眼里如一群山老鼠，平时不在乎他们的存在，惹得天子浑身不舒服了才向楚人大喝一声。因此，熊氏一门也就不服北方管教。他们心里都装着祖宗熊渠，至于老祖宗熊绎是周文王老师等等鬼话，那不过是远古的传说。只有熊渠是实在的。他们梦想着如熊渠一样有所作为。荆山的紫云给了他希望。他一时望着荆山方向，一时在高台上走来走去，直到夜已经很深了，夫人找来了，熊通才劝哥哥去歇息。回到寝宫，他还不肯睡，仍然走来走去，盼望史官和巫师向他汇报。

但没有人向他汇报，查清了典籍的人们被挡在宫门外。

第二天一早，他顾不上吃早饭，就红着眼睛上了议事大殿，要召集所有巫师和占卜者以及史官，讨论荆山红光之事。不想大殿里早就集聚了许多人，大家都看到了那奇异之光，都在操心这一大事。大殿堆着历代典籍，显然被人翻了一夜。大家再一次证实，荆山的祥光与荆山之宝现形有关。怎么办？他命令他们都进荆山去，去寻找这件主楚国兴旺的宝贝。这时候站出了一个人，他是熊洵和熊通的叔叔斗缗。斗缗认为不可，他说：

“大王，据典籍所记，这是我楚国的镇国之宝，须大王亲自进荆山祭拜先王筭路蓝缕的地方，去躬耕王田，去向先王祷告。不然，尽管它是宝，也将主凶不主吉。”

熊洵平时是懒得动的，更不用提走这么远的山路了。但现在，荆山的祥光



刺激起了他的热情，给了他希望，以为振兴楚国让楚国称王落到了他的肩上，便马上点头同意。

“一切请叔叔安排，按先王制度行事。”

古城在冷落了几十上百年后，楚君再次踏进了荆山。

如果风和日丽时，荆山深处如仙境般美丽。沮水两岸是一块块肥美的土地，山外看它是穷山，只有楚人自己知道，这是一座座虽不大却丰盈的粮仓。经数百年惨淡经营，它已经颇有人气了。傍依沮水，坐落着那座土夯的破旧古城，它就是百多年前熊渠临终之处。后来的楚君拖带人马走出了荆山，以致人们不知道这座古城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是谁建造的了。

古城里忽然出现了许多穿衣服的人。城外的人被称之为野人，野人是不穿衣服的，人们在腰里围上一块自织的麻布，冬天有一块兽皮披着，就算家境不错了。因此人们盼望春天早些到来。有个穿衣服的人出现在山里，就可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何况来者不止一个两个，穿的衣服并非麻制。那些人在山里转去转来，夜晚就宿在古城王殿里。

接着，又出现了一些穿着有绸缎镶边衣服的人和骑马的武士。麻衣领袖处有绸镶边，是富贵人家的标志。人们就猜想，古城可能要出大事了。再后来，通向山外的大道上还有运货的马队，那高高在上的宫殿也在渐渐变新，有了帷幕和窗帘，再后，就有了站岗的兵士。这迹象告诉大家，楚国之君要来古城了。

人烟稀少的古城，一下子膨胀了，热闹了。

终于有人传出话来，说是庚寅日将大祭，楚君还将亲临古城。各地里社挨家通知准备节目，组织青壮年采集献给楚君的礼物。于是远近人们便激动了，纷纷准备着干柴和肉脯，年轻人们便采集着送给姑娘的香草。

随着那一天日渐迫近，达官贵人们也出现得多了，偶尔还有漂亮的姑娘们露脸，她们显然是从山外来的，三五成群打量着古城的街道和建筑。看来传言是真的。

通向山外路上的人越来越多，马队驮着东西，骑士来狂奔驰，大殿重新布置，残破的高台有人翻修。站在高处，可以看见楚君大殿里有五彩的绸缎随风飞舞。楚君为什么忽然有了这个心思，如此隆重地回到先人的住地来呢？在各个家里，在火垄旁边，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流传着各种猜测。

到了那一天，大路上布满了兵士，山上还有人瞭望。中午时分，一大队骑马的人出现了，有男有女，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被卫士前呼后拥，这不是楚

